

##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新解

邱浩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女曰鸡鸣》是《国风·郑风》中一首表现夫妻恩爱的诗。千百年来学者多只注重对其主旨进行分析与论述，极少顾及到对其中字句的训诂与研讨。尤其是“鸡鸣”二字的含义，大多数学者只从字面解释，从而造成了对诗歌本身的误读。本文认为“鸡鸣”是一个时间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疏通人物对话，划分诗句层次，重新解读该诗，力图使之意思准确，文句畅通。

**【关键词】**《女曰鸡鸣》；鸡鸣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9.2178

《女曰鸡鸣》是《国风·郑风》中的一首诗，全诗通过温情脉脉的对话表现了夫妻之间的恩爱，饶有趣味。全诗如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  
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sup>[1]294-296</sup>

对于全诗的主旨，汉唐学者多遵从《毛诗》，将之解释为“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陈古之贤士好德不好色之义”<sup>[1]294</sup>。从宋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开始对《诗序》提出质疑，如欧阳修《诗本义》认为此诗是“古贤夫妇相警励以勤生之语”，朱熹承袭欧阳修的观点，他在《诗序辨说》与《诗集传》中认为“此亦未有以见其陈古刺今之意”“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sup>[2]371</sup>，明确批评《毛诗》的观点。到了清代，《诗经》研究名家辈出，杰作如林，尤其是独立思考一派，能够突破汉唐诸家旧说，直接从文本推求诗意，具有创新精神。其杰出代表是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针对这首诗，该派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其为“夫妇帷房之诗”<sup>[3]105</sup>。现代学者基本抛弃了《毛诗》的观点，而认为这是夫妻对答之诗，未必有教化意味在里面。现代学者闻一多在《风诗类抄》中更是将其主旨直接概括为“乐新婚也”。详观其诗，所见甚是。但分析诗歌的基础在于正确理解诗歌，否则就会影响到对整首诗的解读，最终走上歪路。对于全诗的详细注释，从古至今的人或不提及，或解释不当，因此有补充说明的必要。

“鸡鸣”是《诗经》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全书共有三首诗提到“鸡鸣”，除了《郑风·女曰鸡鸣》，尚有《郑风·风雨》与《齐风·鸡鸣》，这两首诗中的“鸡鸣”皆可解释为“鸡叫”。而对于《女曰鸡鸣》中的“鸡鸣”，大多数人亦直接译为“鸡叫”，如杨合鸣所编著的《诗经》汇校汇注汇评本就将该句解释成：“妻子说，鸡已叫了”<sup>[4]155</sup>。程俊英的《诗经选译》则译为“女说‘雄鸡叫得欢’”<sup>[5]118</sup>。褚斌杰《诗经全注》直接将“鸡鸣”注为“雄鸡报晓”<sup>[6]98</sup>。山西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的东亚传

播与文化接受》一文亦认为该诗“首章描写妻子在黎明鸡叫之际唤醒丈夫”<sup>[7]1</sup>。而在《管锥编》中，钱钟书先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sup>[8]105</sup>。

其实，“鸡鸣”二字并非鸡叫，而是一个表示时刻的名称。古代采用十二时辰制，将一天的时刻划分为夜半（子时）、鸡鸣（丑时）、平旦（寅时）、日出（卯时）、食时（辰时）、隅中（巳时）、日中（午时）、日昃（未时）、晡时（申时）、日入（酉时）、黄昏（戌时）、人定（亥时）。如《左传·昭公五年注》曰：“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昃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sup>[9]736</sup>。这种时刻名称在后世诗文中很常见，如《史记·淮阴侯列传》的“食时信往”以及《孔雀东南飞》中的“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其中的“食时”“黄昏”“人定”即表示时刻。该诗“女曰鸡鸣”中的“鸡鸣”表示的是丑时，即凌晨1到3点。至于“昧旦”，则指太阳未完全升起的黎明时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写道：“旦，明也；昧明，未全明也；昧旦后于鸡鸣时”<sup>[10]31</sup>。

其次，从逻辑的角度来说，“鸡鸣”也不适合理解成“鸡叫”。原因有三：其一，后文中“昧旦”为时刻名称，为了形成前后文的对应关系，则“鸡鸣”也必为时刻名称，前后对话方才通顺；其二，鸡叫约在黎明时分，而昧旦也大约为黎明时分，妻子既然已点出时间“鸡已经叫了，天快亮了”，丈夫又何必重复一句“昧旦到了，天快亮了”？既然双方都认可这一时刻，又何必再“子兴视夜”地去求证？朱熹《诗集传》将这几句解释为“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起而视之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矣，其相戒之言如此，则不居于宴昵之私可知矣”<sup>[2]371</sup>，殊为不通，因为妻子已知“明星已出而烂然”，又何须让丈夫“起而视之夜之如何”？第三，通过阅读全诗，我们会发现整首诗都在表现夫妻之间的恩爱难舍，互相关心。若妻子真爱丈夫，从感情的角度来看，必希望丈夫多陪伴自己一会，而决不愿意丈夫早早外出，所以才拈出凌晨时刻的“鸡鸣”来挽留丈夫。此种希望长夜永驻的心态，后代诗文中经常可以见到，如六朝乐府民歌《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解释道：“如果鸡和乌鸟不见了，夜晚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两个人的相会也会永远持

续。”<sup>[11]64</sup>再如徐陵《乌栖曲》：“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将《读曲歌》中的“一年都一晓”夸大至“一夜千年犹不足”，更为诗歌增添了感染力。西晋诗人张华《情诗》（其三）中也有类似的诗句：“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

由此可见这种心态是古代情诗中常有的一种心态，这种描写真实且动人，生动地写出了人间至情。而这种描写的滥觞，正是《诗经》中的这首《女曰鸡鸣》。

反之，若将“鸡鸣”释为“鸡叫”，岂不表现了妻子希望丈夫早早离家吗？这种解释带有妻子讨厌丈夫的意味，与后文“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情感相冲突。

妻子说“鸡鸣”，丈夫说“昧旦”，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时刻呢？当然是昧旦。“明星有烂”中的明星，指的正是金星，它出现在黎明前为启明，出现在黄昏，则一般名为长庚。在《国风·东门之杨》中云：“昏以为期，明星煌煌”<sup>[6]157</sup>可知彼处的“明星”指的应该是长庚。而在此处，通过阅读上下文，可知时刻绝非黄昏，而是黎明前。金星是古人判断时刻的依据，如杜甫的《晓发公安》：“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sup>[12]338</sup>就点明了诗人于黎明前金星出现之时从公安出发。王敏《〈诗经〉中鸡鸣之义辨析》虽然指出了“鸡鸣”表示时刻，但又认为“在女主人公的提醒下，男主人公‘鸡鸣’而起”<sup>[13]</sup>，则又误矣，因为男主人公起床的时间不是“鸡鸣”，而恰恰是启明星正灿烂的“昧旦”。《毛诗正义》虽然指出士昧旦而起，但将诗句解读为：“其女曰鸡鸣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兴也。”<sup>[1]294</sup>认为女起于鸡鸣，而士起于昧旦，“子兴”即是夫起。但事实上，妻子对丈夫说的“鸡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在于通过谎报时间来挽留丈夫，自己知道此刻并非鸡鸣，亦未起床，至于“子兴视夜”中的“子”指的不是丈夫而是妻子。如是，则前两句大致可以这样翻译：

（丈夫开始收拾行装出行，妻子想挽留他）女曰：“鸡鸣！”（别走那么早，现在才只是鸡鸣时分呢。）

士曰：“昧旦”（不早了，天已经快亮了）

紧接着又是丈夫对“昧旦”的补充说明：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不信你就起来看看吧，东方的启明星已经升起来了）

丈夫紧接着说明自己的行动：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我就去打猎，射中野鸡和大雁）

杨合鸣所编著的《诗经》汇校汇注汇评本以及程俊英的《诗经选译》将“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一句释为妻子说的话，并不恰当，因为妻子已经点明了鸡鸣时分，又怎会说出“子兴视夜，明星有烂”这样和自己的善意谎言相违背的话来呢？所以在妻子说“鸡鸣”以后，之后的“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都是丈夫说的话。

下面再看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云：“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皆中馈之事，妻子所言。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馈，妇人职”<sup>[2]372</sup>，颇有道理。在《诗经》其他篇目中，也有妇女主中馈的记述，如《小雅·斯

干》云：“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褚斌杰释“酒食”为“指操持酒食之事，所谓女子‘主中馈’”<sup>[6]234</sup>。在这首诗中，丈夫外出打猎，妻子知道执拗不过，便说：“弋言加之，与子宜之。”（你射中鸭雁后我来做成美味佳肴），下面的“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则用优美动情的语言描述了夫妇间相敬如宾的美好生活，读来令人艳羡。第三章仍为妻子所言。丈夫外出打猎，自然一定会“来之”，而这种勤奋养家的行为自然也表现了对于妻子的“顺”和“好”，妻子对此自然心领神会，于是接着说：“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知子之来之”，“我若知子之必来”<sup>[1]294</sup>；“顺”，“谓与己和顺”<sup>[1]294</sup>；“好”，“知子之与我和好之”<sup>[1]294</sup>。整章读来分明为女答男之诗。于是全诗结束在一种温情脉脉的杂佩表爱的欢乐氛围中。

综上所述，全诗以描写夫妻恩爱和睦的生活为主线，采用对话形式互道衷肠。首章为夫妻对话，次章和末章则为妻子所言。其中首章通过夫妻二人对时刻的争论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关心以及丈夫的勤劳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次章进一步加深这种爱意浓浓的氛围，读来饶有诗意，虽是日常感悟，却感情真挚。末章用回环往复的句法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爱意，从而营造出一种夫妻相爱的情境，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 参考文献

- [1]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4-296.
  - [2]（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1-372.
  - [3]（清）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105.
  - [4]杨合鸣编著.诗经[M].北京：崇文书局，2016：155.
  - [5]程俊英 蒋见元译.白话诗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7.118.
  - [6]褚斌杰注.诗经全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98，157，234.
  - [7]马晓妍.〈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的东亚传播与文化接受[D].山西大学.2018：1.
  - [8]钱锺书 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
  - [9]（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中国史学要籍丛刊 左传 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736.
  - [10]丁鹳孙.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31.
  - [11]（日）川合康三著；郭晏如译.中国的恋歌 从《诗经》到李商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64.
  - [12]（唐）杜甫；夏华等.杜甫诗集[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338.
  - [13]王敏.《诗经》中鸡鸣之义辨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06）：65-68
- 作者简介：  
邱浩（1995-），男（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